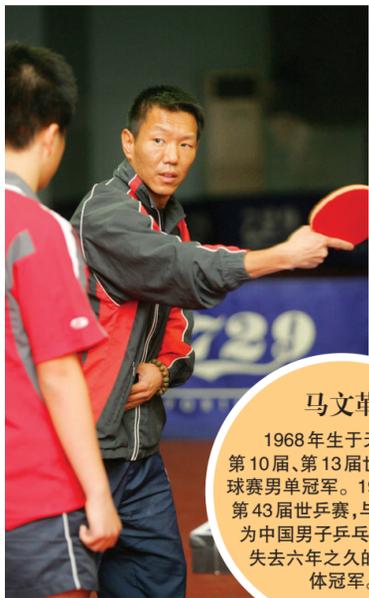


# 马文革 乒乓人生

本报记者 郭晓莹



2009年1月,马文革辅导队员训练。(本报资料图片 姚文生 摄)

## 马文革

1968年生于天津,曾获第10届、第13届世界杯乒乓球赛男单冠军。1995年参加第43届世乒赛,与队友合作为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夺回失去六年之久的男子团体冠军。

1968年,马文革出生在河西区一个普通双职工家庭。姐姐在十八街小学上学,参加了乒乓球校队,马文革也爱打乒乓球,他回忆说:“我和姐姐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打球,和小伙伴把大杂院的门板拆下来当球台,中间立起几块砖头当球网。我打球的动作受姐姐的影响,不知不觉还真练出了点模样。6岁时,还没到上学的年龄,父母就让我跟着姐姐参加学校乒乓球队的训练,一打球,老师发现我的手感还不错,我成了校队一名学龄前小队员,正式入学后,继续练了一年。”

小学二年级,马文革从十八街小学转到福建路小学。这所学校当时被誉为“乒乓摇篮”。说起转学的原因,马文革笑言,他是被福建路小学的体育老师用两名女生换来的。“福建路小学的邢和利老师带着孩子们到十八街小学打比赛,互相交流,我打的每一场都赢了。邢老师认为我是打乒乓球的好苗子,用两个女生把我换了回来。我转到福建路小学上学,同时也是河西体校的队员,放学后就去体校训练,教练是张斌老师。邢老师和张老师是我打乒乓球的重要启蒙老师。”

年少时代与乒乓球有关的画面,如今仍让马文革记忆犹新:“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正值我一年级放暑假,那时我还在十八街小学,训练并没有因为地震而间断,我还记得在学校操场上跑步,操场上还有岩浆往外冒,还冒着热气呢,跑道上也冒出很多岩浆,但大家都觉得没什么,跑步时绕过去就行了。”

到他上二年级时,小队员们仍要在临建棚里训练,“有时晚上不回家,老师就带着我们把乒乓球台拼在一起,像一个大通铺,被褥放到球台上,大家睡成一排。睡着睡着,就感觉怎么那么湿啊,一看是旁边的小孩儿尿床了。那时候真苦,可没人觉得苦,还都挺兴奋的,比在家里好玩儿,特别开心。”虽然苦,但苦中作乐,所以后来都化成了快乐的记忆。

那时候马文革每天早晨不到6点起床,背着书包往学校跑,至少要跑十几分钟,到学校后接着跑步、拉韧带、做动作、打球……一直训练到7点半,在学校门口吃完早点,到教室准备上课。中午跑回家吃饭,然后再跑回学校。下午上完课又开始训练。如今回头再看,练得最苦的就是小时候,“但当时也感觉不到什么,起那么早,累了一天,回家睡一觉,第二天早起精力充沛,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那个年代教练的责任心、爱心,以及对乒乓球运动的执着都令人敬佩,他们看到好苗子会惜才,会真心想帮孩子们打出成绩。”马文革感慨说,体校教练曾问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回答:“要拿世界冠军。”其实那时他根本不懂世界冠军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要打赢每一个对手,所以他训练时比别人更努力、更刻苦、更用心。

小学四年级暑假,天津市乒乓球队选拔队员,男女各选拔12人。马文革进入天津队,统一到八里台小学读五年级。经过一年的半训半读,又淘汰了一半人。小学毕业后,1981年,他正式进入天津队。

在教练的指导和鼓励之下,他训练更加刻苦,从接发球、中近台技术、弧圈球和远台对攻,每一节训练都是板板钉钉,一堂训练光练发球和抽杀就要打三十多球,每筐有二三百个。他是右手横握球拍两面攻,两面都能快速起板,正弧圈、反手生胶都能打出自己的技术特点。由于在训练中成绩突出,进队不到半年他就转到了一线队,是当时唯一从少年队转到一线队的队员,得到了参加全国各种比赛的机会。在一次次的比赛中,他一路拼搏,越拼越勇,展现出“自古英雄出少年”的风采,成绩突飞猛进。

一波三折入选国家队  
遇强敌改打法从头再来

1983年,马文革获得全国乒乓球少年锦标赛冠军,1984年获得了全国乒乓球青年锦标赛冠军,1985年荣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冠军。少年赛、青年赛、成人赛,马文革一年一个台阶!要知道,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运动员,都是

国家乒乓球队的队员,包括江嘉良、陈龙灿等世界级高手。1985年的决赛中,17岁的马文革就是在战胜陈龙灿之后,荣获全国男单冠军的。

1985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国家队选拔了一批新队员,刚拿到男单冠军的马文革却出人意料地没有接到通知。“比赛成绩不如我的队员都接到了入选通知,我心里很失落、很纠结,只能自我安慰,又要等下回啦……”至今回忆起来,他还是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1985年12月,马文革随天津乒乓球队到欧洲打比赛,回国路上,他终于接到进入国家队的通知。他感慨地说:“进国家队真的太不容易了,只有进入国家队,才能实现世界冠军的梦想。”如愿成为国家队的一员,离世界冠军的目标又近了一步,他在训练中更加刻苦。

1989年,21岁的马文革参加在德国多特蒙德举办的第4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那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那时我已经是主力队员了,团体赛给我报了名,可惜决赛没上场,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教练担心我大赛经验不足,没有把握。中国队在决赛中输给了瑞典队,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触动。回驻地的路上,许绍发教练对我说,咱们的技术落后了,正胶、直板这种打法有明显漏洞,人家又有旋转又有速度,你反手生胶打法太单一,周旋能力也不够。你好好想想,改变一下打法,什么打法更适合现代乒乓球技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欧洲以及日本、韩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乒乓球选手,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处于低谷期,一直在期待一次“绝地反击”。

在国家队,马文革每周七天都是训练场、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晚上录像像研究对手,基本没出过大门。在教练的指导下,他改变了打法,将反手生胶改成反胶,加强控球能力和旋转。改打法特别不容易,“从小就练的打法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改变打法,原有的技术水平会下降很多,所以就得付出更多。”

几个月后,在日本举行的一次公开赛上,马文革的新打法见了成效,再加上他基本功扎实,肯动脑筋,拼劲儿足,一路过关斩将,拿下男单冠军。1989年9月,第10届世界杯乒乓球赛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决赛中,马文革与波兰老将格鲁巴对决,拿下了他人生中第一个世界冠军。此时蔡振华已回国,正是马文革的教练。

1992年,越南胡志明市,第13届世界杯乒乓球赛,马文革又是一路拼杀,再次拿下男单冠军。马文革的国际排名上升到第一位,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也由此点燃了斗志。

为了迎战1995年在天津举办的第43届世乒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提前两年着手备战,决心打一场翻身仗,马文革首当其冲。然而,在1994年的一场比赛中,他意外受伤,肩部严重挫伤。“拉伤后没太注意,继续参赛,后来整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一直到1995年世乒赛前准备报名时,也没找到更好的治疗办法。所以,第一次报名的名单里没有我。”马文革说。

关键时刻,一位深圳的医生主动请缨给马文革治伤,短时间内恢复到可以正常练球了。“当时全队都在正定训练基地集训,为大赛做最后的准备。距离世乒赛第二次报名只剩几天,教练组很着急,因为刘国梁、孔令辉等人还年轻,虽然技术好,但缺乏大赛经验。蔡振华教练让我跟主力队员打球看看,一上场我还打赢了。这下教练组踏实了,给我报名参加团体赛,开始正常训练。”

男团决赛,马文革第二场对瑞典队的佩尔森。那是一场十分关键的比赛,如今回忆起来,他仍难掩内心的激动,那是他人生中最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时刻。“第一局我一直领先,但打到18:13的时候却被对手逆转,输了一局。之前我从没输过佩尔森,所以在信心上没问题,但被逆转后心理上有些波动。第二局开始我4:9落后,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拼了,完全是心理上的搏杀、较量,技术和信心都放开了,释放了自己,第二局反败为胜。第三局相对来说就稳了,赢得比较轻松。整个比赛过程中,支撑自己的就是中国队一定要打赢翻身仗的那种信念。这些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也忘不了。”

马文革的个人记忆,其实也是许许多多天津人的集体记忆。随着王涛打赢最后一个球,扔下球拍如释重负躺在地板上,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终于赢得了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冠军!站在领奖台上的马文革和他的伙伴们终于实现了“绝地反击”,那座被称为“飞碟”的天津体育馆一片沸腾,现场上万名观众都在为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为自己刻的老乡马文革欢呼喝彩!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一刻马文革内心的千言万语都化成了止不住的眼泪。

打完第43届世乒赛,由于肩部困扰,很难再适应国家队高强度、高密度的训练,马文革到德国打球。“在德国的俱乐部每周都要打比赛,以比赛代替训练,能保持和延续打球的状态。”马文革说,因为运动生命是短暂的,但身为运动员,从几岁就开始打球,对乒乓球的热爱、对赛场的感觉让人向往,看别人打球,自己心里会痒,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很难体会这种感觉,所以他舍不得离开球台。

一晃十几年过去,2009年,马文革应邀回国担任天津乒乓球队总教练。回到故乡,他发现乒乓球运动后备人才不足,原因不在专业队,而是基层学校输送的好苗子太少了,必须下大力度选拔苗子、培养苗子。2018年,他创办了马文革乒乓球俱乐部,培训青少年运动员,向专业队输送人才,这也是他乒乓人生的新目标。

关键时候,一位深圳的医生主动请缨给马文革治伤,短时间内恢复到可以正常练球了。“当时全队都在正定训练基地集训,为大赛做最后的准备。距离世乒赛第二次报名只剩几天,教练组很着急,因为刘国梁、孔令辉等人还年轻,虽然技术好,但缺乏大赛经验。蔡振华教练让我跟主力队员打球看看,一上场我还打赢了。这下教练组踏实了,给我报名参加团体赛,开始正常训练。”

男团决赛,马文革第二场对瑞典队的佩尔森。那是一场十分关键的比赛,如今回忆起来,他仍难掩内心的激动,那是他人生中最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时刻。“第一局我一直领先,但打到18:13的时候却被对手逆转,输了一局。之前我从没输过佩尔森,所以在信心上没问题,但被逆转后心理上有些波动。第二局开始我4:9落后,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拼了,完全是心理上的搏杀、较量,技术和信心都放开了,释放了自己,第二局反败为胜。第三局相对来说就稳了,赢得比较轻松。整个比赛过程中,支撑自己的就是中国队一定要打赢翻身仗的那种信念。这些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也忘不了。”

马文革的个人记忆,其实也是许许多多天津人的集体记忆。随着王涛打赢最后一个球,扔下球拍如释重负躺在地板上,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终于赢得了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冠军!站在领奖台上的马文革和他的伙伴们终于实现了“绝地反击”,那座被称为“飞碟”的天津体育馆一片沸腾,现场上万名观众都在为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为自己刻的老乡马文革欢呼喝彩!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一刻马文革内心的千言万语都化成了止不住的眼泪。

打完第43届世乒赛,由于肩部困扰,很难再适应国家队高强度、高密度的训练,马文革到德国打球。“在德国的俱乐部每周都要打比赛,以比赛代替训练,能保持和延续打球的状态。”马文革说,因为运动生命是短暂的,但身为运动员,从几岁就开始打球,对乒乓球的热爱、对赛场的感觉让人向往,看别人打球,自己心里会痒,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很难体会这种感觉,所以他舍不得离开球台。

一晃十几年过去,2009年,马文革应邀回国担任天津乒乓球队总教练。回到故乡,他发现乒乓球运动后备人才不足,原因不在专业队,而是基层学校输送的好苗子太少了,必须下大力度选拔苗子、培养苗子。2018年,他创办了马文革乒乓球俱乐部,培训青少年运动员,向专业队输送人才,这也是他乒乓人生的新目标。

为了迎战1995年在天津举办的第43届世乒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提前两年着手备战,决心打一场翻身仗,马文革首当其冲。然而,在1994年的一场比赛中,他意外受伤,肩部严重挫伤。“拉伤后没太注意,继续参赛,后来整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一直到1995年世乒赛前准备报名时,也没找到更好的治疗办法。所以,第一次报名的名单里没有我。”马文革说。

关键时刻,一位深圳的医生主动请缨给马文革治伤,短时间内恢复到可以正常练球了。“当时全队都在正定训练基地集训,为大赛做最后的准备。距离世乒赛第二次报名只剩几天,教练组很着急,因为刘国梁、孔令辉等人还年轻,虽然技术好,但缺乏大赛经验。蔡振华教练让我跟主力队员打球看看,一上场我还打赢了。这下教练组踏实了,给我报名参加团体赛,开始正常训练。”

男团决赛,马文革第二场对瑞典队的佩尔森。那是一场十分关键的比赛,如今回忆起来,他仍难掩内心的激动,那是他人生中最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时刻。“第一局我一直领先,但打到18:13的时候却被对手逆转,输了一局。之前我从没输过佩尔森,所以在信心上没问题,但被逆转后心理上有些波动。第二局开始我4:9落后,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拼了,完全是心理上的搏杀、较量,技术和信心都放开了,释放了自己,第二局反败为胜。第三局相对来说就稳了,赢得比较轻松。整个比赛过程中,支撑自己的就是中国队一定要打赢翻身仗的那种信念。这些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也忘不了。”

马文革的个人记忆,其实也是许许多多天津人的集体记忆。随着王涛打赢最后一个球,扔下球拍如释重负躺在地板上,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终于赢得了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冠军!站在领奖台上的马文革和他的伙伴们终于实现了“绝地反击”,那座被称为“飞碟”的天津体育馆一片沸腾,现场上万名观众都在为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为自己刻的老乡马文革欢呼喝彩!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一刻马文革内心的千言万语都化成了止不住的眼泪。

打完第43届世乒赛,由于肩部困扰,很难再适应国家队高强度、高密度的训练,马文革到德国打球。“在德国的俱乐部每周都要打比赛,以比赛代替训练,能保持和延续打球的状态。”马文革说,因为运动生命是短暂的,但身为运动员,从几岁就开始打球,对乒乓球的热爱、对赛场的感觉让人向往,看别人打球,自己心里会痒,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很难体会这种感觉,所以他舍不得离开球台。

一晃十几年过去,2009年,马文革应邀回国担任天津乒乓球队总教练。回到故乡,他发现乒乓球运动后备人才不足,原因不在专业队,而是基层学校输送的好苗子太少了,必须下大力度选拔苗子、培养苗子。2018年,他创办了马文革乒乓球俱乐部,培训青少年运动员,向专业队输送人才,这也是他乒乓人生的新目标。

为了迎战1995年在天津举办的第43届世乒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提前两年着手备战,决心打一场翻身仗,马文革首当其冲。然而,在1994年的一场比赛中,他意外受伤,肩部严重挫伤。“拉伤后没太注意,继续参赛,后来整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一直到1995年世乒赛前准备报名时,也没找到更好的治疗办法。所以,第一次报名的名单里没有我。”马文革说。

关键时刻,一位深圳的医生主动请缨给马文革治伤,短时间内恢复到可以正常练球了。“当时全队都在正定训练基地集训,为大赛做最后的准备。距离世乒赛第二次报名只剩几天,教练组很着急,因为刘国梁、孔令辉等人还年轻,虽然技术好,但缺乏大赛经验。蔡振华教练让我跟主力队员打球看看,一上场我还打赢了。这下教练组踏实了,给我报名参加团体赛,开始正常训练。”

男团决赛,马文革第二场对瑞典队的佩尔森。那是一场十分关键的比赛,如今回忆起来,他仍难掩内心的激动,那是他人生中最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时刻。“第一局我一直领先,但打到18:13的时候却被对手逆转,输了一局。之前我从没输过佩尔森,所以在信心上没问题,但被逆转后心理上有些波动。第二局开始我4:9落后,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拼了,完全是心理上的搏杀、较量,技术和信心都放开了,释放了自己,第二局反败为胜。第三局相对来说就稳了,赢得比较轻松。整个比赛过程中,支撑自己的就是中国队一定要打赢翻身仗的那种信念。这些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也忘不了。”

马文革的个人记忆,其实也是许许多多天津人的集体记忆。随着王涛打赢最后一个球,扔下球拍如释重负躺在地板上,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终于赢得了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冠军!站在领奖台上的马文革和他的伙伴们终于实现了“绝地反击”,那座被称为“飞碟”的天津体育馆一片沸腾,现场上万名观众都在为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为自己刻的老乡马文革欢呼喝彩!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一刻马文革内心的千言万语都化成了止不住的眼泪。

打完第43届世乒赛,由于肩部困扰,很难再适应国家队高强度、高密度的训练,马文革到德国打球。“在德国的俱乐部每周都要打比赛,以比赛代替训练,能保持和延续打球的状态。”马文革说,因为运动生命是短暂的,但身为运动员,从几岁就开始打球,对乒乓球的热爱、对赛场的感觉让人向往,看别人打球,自己心里会痒,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很难体会这种感觉,所以他舍不得离开球台。

一晃十几年过去,2009年,马文革应邀回国担任天津乒乓球队总教练。回到故乡,他发现乒乓球运动后备人才不足,原因不在专业队,而是基层学校输送的好苗子太少了,必须下大力度选拔苗子、培养苗子。2018年,他创办了马文革乒乓球俱乐部,培训青少年运动员,向专业队输送人才,这也是他乒乓人生的新目标。

为了迎战1995年在天津举办的第43届世乒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提前两年着手备战,决心打一场翻身仗,马文革首当其冲。然而,在1994年的一场比赛中,他意外受伤,肩部严重挫伤。“拉伤后没太注意,继续参赛,后来整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一直到1995年世乒赛前准备报名时,也没找到更好的治疗办法。所以,第一次报名的名单里没有我。”马文革说。

关键时刻,一位深圳的医生主动请缨给马文革治伤,短时间内恢复到可以正常练球了。“当时全队都在正定训练基地集训,为大赛做最后的准备。距离世乒赛第二次报名只剩几天,教练组很着急,因为刘国梁、孔令辉等人还年轻,虽然技术好,但缺乏大赛经验。蔡振华教练让我跟主力队员打球看看,一上场我还打赢了。这下教练组踏实了,给我报名参加团体赛,开始正常训练。”

男团决赛,马文革第二场对瑞典队的佩尔森。那是一场十分关键的比赛,如今回忆起来,他仍难掩内心的激动,那是他人生中最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时刻。“第一局我一直领先,但打到18:13的时候却被对手逆转,输了一局。之前我从没输过佩尔森,所以在信心上没问题,但被逆转后心理上有些波动。第二局开始我4:9落后,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拼了,完全是心理上的搏杀、较量,技术和信心都放开了,释放了自己,第二局反败为胜。第三局相对来说就稳了,赢得比较轻松。整个比赛过程中,支撑自己的就是中国队一定要打赢翻身仗的那种信念。这些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也忘不了。”



## 对话马文革

###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带我回忆乒乓往事

记者:《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讲的是您亲身经历过的事,也是您乒乓人生中的巅峰时刻,您如何评价这部电影?

马文革:我认为这部电影拍得很成功。在我看过的体育题材电影中,我感觉《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是最棒的。整部电影内容很励志,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很大。关键是,电影的内容和主题并不完全是比赛和胜负,而是讲了一个人在困境中,在面对挫折和失败的时候永不放弃、永不言败,敢于接受最艰苦的挑战,在困境中艰难地站起来、勇敢地走下去。现在有些青少年遇到点小事就想不开,我想这部电影对他们会有些启发,因为我说出了一些道理——不能遇到困难就逃避,就自暴自弃,而应该想办法解决问题。不仅仅是乒乓球运动员,我想各个体育项目的从业者看过以后都会有所感触,因为他们都遇到过困境和失败。

记者:可以想象您在看这部电影时心情会特别复杂,有没有想落泪的感觉?

马文革:开始探班时看过一些片段,在北京、天津的电影院试映时,我都参加了。那时看到的只有后面20分钟片段,但我已经很激动了,真的是热泪盈眶,心情特别复杂,难以形容。正月初六正好有这部电影的片点,我们全家一起去看,真正看了完整的影片之后,对那个年代的感触更深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这部电影真的碰撞到了一个运动员的心灵。电影里很多情节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比较真实的再现,让我想起自己年轻时训练条件比现在艰苦得多了,真是感同身受,引发了种种回忆,回忆起自己当年的乒乓岁月。

记者:您也担任了这部电影的乒乓球技术指导,无论在拍摄现场还是在电影院看电影时,您看到演员展现的乒乓球运动员形象和动作是否准确、专业?毕竟他们没真正受过正规的乒乓球训练。

马文革:他们演这部电影之前对乒乓球基本都是零基础,为了演好这部电影,演员们下了很大功夫进行训练,很不容易。他们不但演绎出了专业运动员的样子,也把运动员在赛场上的那种拼搏精神,以及平时训练、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细节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才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 讲述

### 见义勇为传佳话,依法维权显身手 从警校起步的31年律师生涯

文 杨月明

1980年,我从海河中学高中毕业,以数分之之差高考落榜。我生在普通家庭,因为青春年少骨子里对人民警察的敬仰,厌恶如仇的人生“原气”,我果断报考了天津市公安学校,成为第三十七期学员。那时公安学校位于鞍山道41号,我考入之后,公安学校中专班改称天津市人民警察学校,公安学校则主要负责在职干警的培训。两年警校锻炼了我的体魄,训练了我的思维,磨砺了我的意志,是我学法律、做律师的“前缘”,更是锚定我31年律师执业生涯的人生基石。

#### 四十多年前的警校回忆 赤手空拳勇擒持刀歹徒

上警校时我刚满17岁,是我所在的九班年龄最小的,排行老十。警校半军事化管理,强化警察素质的培养,开设刑侦侦查、刑事技术、政保、预审、法制等课程,注重擒拿格斗、警械使用的训练。体训课时,学员们结对散打,生龙活虎。我生性好动,又受电视剧《霍元甲》《陈真》的影响,学些八卦掌的皮毛,所以学起擒拿格斗较为得心应手,文化课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1980年12月25日晚上9点多,宿

舍窗外鞍山道上一阵嘈杂:“抓住他,抢劫啦!”我奔到窗口往外看,见一帮人正在追赶两个人。我没多想,穿棉衣出宿舍跑到马路上,慌乱中坐上一辆正在追赶的摩托车后座,顺势冲到最前面,把那二人堵在蒙古路一处公厕内。那二人手持菜刀与人群众时,我大喊:“我是警察,把刀放下!”带头往上冲,用在警校学到的擒拿技巧果断夺过菜刀。众人围上来,一起将二人按倒,解腰带、扒鞋,扭送至四面钟派出所。我作为扭送群众做了笔录。

转天清晨,晨练操场早点名,队长大声命令:“杨月明出列!”我站到队伍前面,队长说:“昨晚,杨月明学员赤手空拳勇擒持刀歹徒,给予表扬,向杨月明学习!”全队学员都投来既惊讶又羡慕的目光。事后记者专门到校采访我,《天津警报》(现《天津政法报》)《天津日报》等媒体先后对我赤手空拳勇斗歹徒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我毕业前夕,学校推荐我去政治素质要求高、技术性强的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工作。工作后我逐渐明白,能分到市局,与我的考试成绩,特别是见义勇为密不可分。警校领导、教官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终生难忘,我的百名同窗学员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公安事业,每个人都是一本厚重的书。42年时光,模糊了记忆,但我不会忘记,如今我倍加珍惜,感恩警校!

#### 日合公司货物被骗 赴丹东现场办案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从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85级法律班毕业后,又经过一番努力,转行做了律师。嫉恶如仇的性格和雷厉风行的公安作风让我在律师执业生涯中如虎添翼。如今回想起来,很多事历历在目。

上世纪90年代,我市日合公司(化名)与辽宁省丹东市远东公司(化名)长期有业务往来,将天津生产的日用百货出口到朝鲜。1994年1月初,曾陪着远东公司总经理来过日合公司的王经理来电,说急需天津合成化工厂生产的“新群乐”牌肥皂出口朝鲜。双方通过传真签订合同,总货款约80万元,定金5%,余款在朝鲜买家付款后支付,交货地点在丹东海关。日合公司收到定金后,很快备齐了货品。

腊月二十八,日合公司销售部张部长乘车押货,冒着大雪来到丹东海关。王经理也乘大货车赶到,让随行人员将货物装上大货车上。签完收货单,他押车向鸭绿江大桥驶去。张部长坐车跟在后面,记下了前车的牌照号。等待过江的车辆排起长队,王经理打电话,让张部长先回天津。张部长打电话。王经理说:“人手手续已办妥

啦,正等着朝鲜买家来接货呢,哥哥,您还信不过我吗?放心回家陪瘦子、孩子过大年吧!”这话说得、这面子焯的,让张部长有些不好意思,他也觉得不会出意外,便返津过年。

春节后刚上班,张部长给王经理打电话催款,电话关机。给远东公司打电话,人家说他们没跟天津做过肥皂业务。张部长急忙将合同及王经理签字的收货单传真过去。对方又说,公章是假的,王经理也不是他们公司的人。当晚,日合公司领导带着张部长找到我寻求帮助。我认为王经理涉嫌合同诈骗的可能性极大,远东公司也脱不了干系。律师的责任是依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我建议日合公司打破常规,“先民后刑”。

日合公司委托我作为代理人,在我市法院以远东公司、王经理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证据、财产保全。第二天,我、张部长和两位法官乘火车急奔丹东。到地方住下后,我们先去远东公司。对方总经理得知情况后说,王经理叫王劲松(化名),是干边贸的个体户,以前之所以带他去天津,是为了共同考察、开发货源基地,他对肥皂这单业务一无所知。他当着我们的面给王劲松打电话,电话已停机。

法官查看远东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经对比,肉眼可见王劲松所盖公章是假的。又经现场核对,王劲松向日合公司支付的4万元定金是借用远东公司银行账户汇出的。法官做了笔录,调取了相关财务凭证。随后,在属地派出所民警带领下,我们找到王劲松家,他老婆说他一直没回来。我们又到丹东海关,海关确认从未受理,办理过此单业务。按照张部长提供的大货车牌照,我们通过丹东市车管所找到车主。车主说,那天王劲松租他的

车,最后开到市中心,低价抛售了肥皂。

回天津一周后,我意外从电视新闻上看到,犯罪嫌疑人王劲松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羁押于丹东市看守所。我们再次火速赶赴丹东。据民警介绍,此人干了多起重大诈骗案,被抓捕时拒捕逃跑,摔伤了脊骨。王劲松对其骗取日合公司肥皂的事实供认不讳。

我们又回了天津,不久传来消息,王劲松因伤情过重而身亡。远东公司总经理带着律师来了,显然是把远东公司列为被告起了作用。我对他说:“因出借银行账户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法院肯定判您公司担责,您与日合公司合作多年,应该做长远打算,何必活鱼摔死?”总经理知道很难排除他与王劲松“演双簧”的嫌疑,最终达成协议:双方加大业务量,日合公司合理让利;远东公司补偿日合公司肥皂成本价;日合公司撤诉。案结,事了、人和。

#### 一场危机妥善化解 维护法律尊严与正义

2009年,知名地产商大河集团(化名)拟在某市开发城市综合体项目。项目地块属大河集团所有,原建有古玩城,460家商户大多经营古玩字画,大部分仍在合同期内,有拆迁补偿的预期,搬迁难度极大。受大河集团委托,我带领律师团队清理了集团与商户间的合同关系,调整为不定期租赁,集团享有解除合同的主动权。

集团于2010年12月发布公告,通知商户解除合同、一个月内撤出。一周后,集团董事长突然找到我,说多家商户拿着几家律师所的委托合同找来,认为集团公告无效,要求给予拆迁补偿安置补偿,否则绝不撤场!商户与律师订立了风险代理合同,约定如拆迁补偿每平方米

1000元以下,不收律师费,超出1000元的部分风险提成20%。

我当时蒙了,万万想不到会出这种事。即使按每平方米1000元补偿,加上停业损失,大河集团至少要拿出6亿元!董事长拉着我到古玩城,看到有五六家律所设立临时办公台,现场咨询、招揽客户。他质问我:“难道就你杨律师对了,其他的律师都错了?”

我拿着全部材料,把自己关在酒店房间里复盘分析,真是一夜愁白了头发。经过仔细梳理我发现,集团收回自己的土地搞开发,哪来的拆迁?集团公告不是政府拆迁公告,不发生拆迁的法律后果。显然,这纯粹是因为个别商户以拆迁为名漫天要价,个别律师或业务不熟,或装糊涂推波助澜。

我连夜写报告,提请当地政府组织相关司法部门进行调查、定性。结论很快出来了:“集团与商户间系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集团公告合法有效;商户应立即撤场。”为避免“恶意诉讼”延误工期,我主动诚恳地联系商户律师、登门拜访,或请当地司法部门的同志出面协调。最终,律师们全力支持配合,全部商户按期撤场,工程按期开工,一场危机得到妥善化解,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律师的形象。

回首往事,年少时从警校起步,历经三次高考、两次辞职,终圆律师梦。31年律师生涯,遇见了太多的人和事,太多的真善美,太多的假丑恶,而我始终不变的,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初心。我所经办的案件从百元欠款到300亿元土地行政纠纷案,受到相关领导的充分肯定。从单一律师服务到兼任十余个重要社会职务,我承办过多起疑难复杂、重大社会影响的法律事务,见证并亲身感受到我国法治良善善治的发展历程和巨大进步。业务为王,伸张正义,我的信念始终如一。